

城北主题散文

城北

主题散文



旧都新写

徐城北 著

学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城北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旧碑新写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JJUDU XINXIE



城北主题散文

旧都新写

徐城北 著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126400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曹 春

城北主题散文

旧都新写

徐城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5 字数 199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613-1881-2/I·190

定 价:17.2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自序

人——只要一降生，头一眼看到的是妈妈，头一口吮吸的是乳汁。

随即他长大，有了视野之后，便努力辨识周围的事物：食品、服装、房屋、道路，以及天地间的万物。他同时从书本和大人的言传身教中学习前人留下的知识，他逐渐产生自己对于外界的看法，并在社会赋予他的位置上，开始了改造世界的历程。

人需要有精神上的妈妈，也需要有精神上的乳汁。人大约要等到成年，才可能从容品味自己住所周围的这个城市。城市当然有大有小，其中最大的就是国家的都（城）。似乎可以说，人对都（城）的建设和改造，是倚仗精神妈妈和精神乳汁的最重要的社会实践。

人和都（城），究竟孰前孰后？

不要说人口密集的都（城），就是那散落的村镇，也全是由人建造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在前，都（城）在后。但是，都（城）是所有城镇乡村中的“皇帝”，它是历史悠久和至高无上的，它自然远远早于后来在都（城）中生活的人——从这个角度看，又是都（城）在前，人在后。

人在认识现实世界时，有其约定俗成的顺序：

先近后远。先认识亲人，随后才认得外人。先认得家中的屋子和院子，才知道大门外的世界。

先小后大。先懂得自己和同龄小孩儿的心理，渐渐才知道严父慈母的为人处世，最后才明白官府和百姓的区别。

先浅后深。第一次吃桃子懂得什么是甜，稍后看见母亲微

笑,再往后自己也有了孩子之后,都会更深地理解什么是甜。

先微观后宏观。最初只知道衣食住行,然后才想到他人,才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才想到“先天下之忧而忧”。

先纷乱后系统。最初下棋只知道“吃子儿”,渐渐明白高手下棋可以“弃子儿”,甚至故意让你“吃”个痛快,然后满盘皆输。

先物质后精神。人要“活着”,就需要衣食不愁,需要温饱做为保证。但“活着”毕竟不是人生目的的终极,人生一世,还应该把前辈的精神遗产再推进一步。可惜长期以来,这在中国只是哲学家关心的问题。

每个都(城)都拥有一批土生土长的老人,他们的感性、感觉、感悟特强,希望这座都(城)继续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但历史上的有名都(城),大多数滑行了一段就会迷失方向,这可能是都(城)还受到历史惯性作用的影响。

在服从现实需要和审视历史惯性的关系中,历来后者被冷淡,被漠视。有鉴于此,一方面要提倡学史,多知道一些都(城)的昨天;同时也希望都(城)的认识者和改造者,要有一种“大开大阖”的勇气,要反复在都“城”与微小的乡、村之间穿行往复。

人应该勇于探查居住都(城)的原因、发展和重要事件,要敢于重新臧否人物……最后,人首先要使自己成为同时代的“人中之都”,并从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旧都新说”。诸多“人中之都”发表了言论,最后一综合,改造这一座“都”的合力便已形成。

职业的选择和确认,会对都(城)的定性、发展有重要作用。在“好”的职业上再“干好”了,就会让自己成为认识和改造都(城)的“拐棍”。

作 者

1998年5月20日

目 录

自 序	1
家族一瞥	1
爷爷的家	2
一文一武	5
圣诞的礼物	8
春节逛厂甸	11
让我们荡起双桨	16
白塔寺	20
墨盒子·老舍·男三中	22
文津街	24
唐花坞	27
故宫	30
别梦依稀	33

《京剧丛刊》	34
《诗韵新编》	36
《二王书法管窥》	38
《中国地图册》	41
梨园内外	45
荒草森森	46
“肥肉”事件	50
告别文学	52
“拴角儿”当否	56
零距离外交	59
本是同根生	62
春联中的“年意”	65
大碗茶	67
萧宅歪脖子	70
地毯式轰炸	74
立交桥	76
集束手榴弹	79
老店新说	81
解渴的酸梅汤	82
黑老虎与波斯猫	84
择邻而居	86
鲜鱼口·黑猴儿·民谣	88
分家与分红	90
肉埋在饭里	92
书市与庙会	95
黄县厨子与安徽帮保姆	97
千层底布鞋与绍兴毡帽	99

“叫花鸡”的启示	101
小市民与大市民	103
喝茶的节奏	105
京风京韵	107
《北京话旧》	108
《老北京的生活》	111
《北京鸽哨》	114
《北京乎》	117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119
《京华胜地什刹海》	121
《文化古城旧事》	123
《逝者如斯》	127
历史探源	130
最初的城址	131
几百里的芦苇荡	133
耶律楚材和文天祥	135
三个北京人	138
义和团一把火	143
橘枳之辩	146
片语长谈	150
片语忆许姬传	151
片语忆翁偶虹	158
片语忆范钧宏	161
片语忆新凤霞	165
与朱家溍长谈录	170
与刘曾复长谈录	184

抓住拐棍	199
两次“三国文化热”	200
梅氏父子与《贵妃醉酒》	205
满汉全席与《钟馗嫁妹》	209
全聚德后来居上	214
北海中的仿膳	217
 当好幕僚	220
还得说宣武	221
浅尝丰泽园	224
前门遐想录	227
呼唤步行街	234
东北无大菜	238
我向历史寻觅美人	242
 走不完的街《代后记》	245



家族一瞥

我生长在一个不算太老的老北京家庭。现在记得起来的，最老最权威的人就是爷爷。他年轻时由山东来到北京。最初在前门火车站当检票员，没几年就当上了站长。又几年，便当了北京至山海关段的段长。稍后日本人来了，他不肯给“鬼子”干活，就利用在铁路的关系做些买卖，收入远不如当初丰厚和稳定。他一共十个子女，这时他对为首的两个男孩儿还算满意，认为是一共一国，一文一武，将来定能有所倚靠。但后来的事情大出意料，他自己早早撒手人寰，子女们也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分道扬镳……

爷爷的家

我3岁时抗战胜利，随父母从重庆来到北平。父母平时住报馆宿舍，但每逢年节也到爷爷家去，因为奶奶住在那边。她特别想我这个长孙。

爷爷也不是不想我，但他身边还有一位“奶奶”，年纪比我妈妈还小。记得大人们让我称呼她姨奶奶，我就那么叫了。她对我特和气，这有点奇怪；更奇怪的是，爷爷对爸爸也显得特客气。每逢我去，姨奶奶都给我许多好吃的。遇到过年，她也给我一个装压岁钱的红纸包，虽然我那几个小叔叔也每人一个，但里边的钱数都不一样，我的特多。

后来，我渐渐大了才知道，爷爷是山东人，年轻时和奶奶到北京闯世界。爷爷最初在前门火车站当检票员，没几年，升任整个火车站的站长；又没几年，升任北京到山海关段的段长。以后日本人一来，他就不干了，私人跑点买卖，虽然还是利用铁路上的关系，但收入明显减少。在他心里，不干伪职比什么都重要。至于那位姨奶奶，是他后来经常去天津做买卖时娶的。我在北平的奶奶听说之后，曾闯到爷爷在天津的家里问罪，正赶上爷爷不在家。这位姨奶奶怯生生地把奶奶迎进屋子，奶奶本想大发一通脾气，可一眼看见躺在床上的小男孩儿，心肠顿时软了——因为那也是徐家的骨血啊。后来，爷爷把姨奶奶终于从天津接进北京家里，奶奶不高兴也没辙啦……

爷爷家的四合院大门开在马路南边，所以北屋就比南屋窄了一个过道的宽度。奶奶自己住南屋，不仅宽，还建在两尺

高的石头台阶上，屋里铺地板，算是正房；爷爷和姨奶奶住北屋，地基矮，屋里方砖地，但是有阳光。

这个四合院分为里外两进，夏天搭天棚，院里有鱼缸、影壁、石榴树，还有厨子和老妈子。这院子论规格在北平只算中等，西隔壁就是“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的家，是更宽更深的四合院，房子本身也气派得多。

爷爷家表面还和睦，家里有他在，没人大声说话，更没人吵架。每逢吃饭，厨子把饭开在里院东屋的饭厅，那儿有一个大圆桌，足可以坐十几个人。只要奶奶带着我一去，爷爷和姨奶奶就在北屋里吃了，厨子得给北屋单开一小桌。

大约在解放初期我又去时，才发现这房子盖得奇怪。按一般道理，四合院如果大门开在路北，那才是正规的，其中北屋是正房，既宽敞地基也高，最尊贵的人住在里边。可爷爷家因为大门开在路南，南房从规格上高于北屋，但北房低矮却有阳光。两边各有长短，爷爷和奶奶各住一边，也算是“扯平”了。

听说这是爷爷娶了姨奶奶之后，奶奶用自己的名字在北平盖的。一盖得，奶奶就住进南房。后来爷爷看见，没说话，就带姨奶奶住了北房。最初外人来时，也都表示了奇异，可再三打量之后，却又连连点头。

奇妙的四合院，扯平了人间的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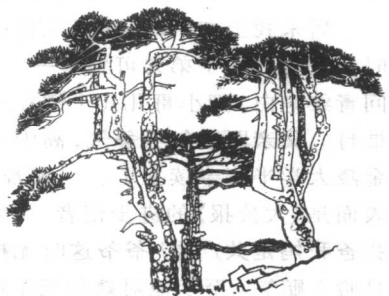
还有，我在上中学之前一直都奇怪：为什么爷爷对爸爸特别客气？为什么明显透出巴结的意思？

后来我上初中时，才听三叔（爸爸的亲兄弟）说，爷爷年轻时对爸爸和几个弟弟可狠了——一旦发现他们有错处，就不问青红皂白，把小哥儿几个绑在八仙桌的腿儿上，用鸡毛掸子抽打。父亲既赌气更争气，高中一毕业就离开家庭，独个儿到金陵大学半工半读去了。一去若干年，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表面是《大公报》的进步记者，可明眼人一看，无论谁都会认定我爸我妈是共产党！爷爷这时无权无势，所以每逢见到我爸总是脸上赔笑。至于他对姨奶奶生的那几个孩子，从小就再没有

那么打过。或许是偏爱，或许是因为时代变了，他年纪也大了，心里的“沧桑”多了，就不那么执拗了。

这就是我的爷爷。他活着时我年纪太小，还不懂得去思量他和琢磨他。他解放没几年就死了，当时时兴土葬，他埋在八宝山公墓。记得那是一个小山头，每隔一个“床位”大小，就树立起一个木板做的小碑。他年轻风光了好一阵儿，据说盛夏时每天要换三次纺绸衬衣，如今和不相识的人密密麻麻拥挤在这里，他会不会嫌有味儿呢？

爷爷这个人我一直也不很了解他。但他家那个南屋和北屋，倒给我许多有关“老北京”的启示。



一文一武

这是我幼年（大约四五岁，具体时间当在抗战胜利之后）常从爷爷和姨奶奶处听到的一句话。他们欣慰地感叹：“我们老徐家，总算出了一文一武……”

文的是说我爸。那时抗战胜利，我爸我妈从重庆奉调到北平，组建天津《大公报》的北平办事处。最初只我爸我妈俩人，我爸是主任，我妈是唯一的组员。就在那一阵儿，我爸很走红，一是《大公报》这块牌子硬，二是熟人隐隐约约都觉得我爸“像共产党”。据姨奶奶后来回忆，硬说有次毛主席出来，“你爸就在紧边儿站着”。听那语气，挺像京剧里头元帅升帐，两边站着大将似的。言之凿凿，如同亲见。可我无论怎么想，也觉得不可能。一是毛主席解放战争时期根本不在北平，等1949年进城，马上就解放了，我爸无论如何也挨不上边。也有亲戚猜测：兴许是见过你爸站在毛主席身边的照片。这倒有可能。第一，我爸采访过八路军五台山总部，重点采访朱德，兴许那时和毛主席合过影；第二，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到山城，兴许那时有过合影，尤其《大公报》当时是张大报，大报记者凑上前的机会很多。

武的指我二叔。二叔在学生时代很活跃，曾上过黄埔军校，也不知是多少期。后来又去了国民党的一个空军学校，爷爷为此也颇骄傲。那时国共之间正处在拉锯状态，爷爷因此觉得家里有这样一种“拉锯”，岂不正好？周围的亲戚也说，“行啊，不管将来是哪边的天下，你们老徐家都朝里有人！”不料想，那个军校没两天就散了摊子，二叔就回到北平爷爷家赋

闲。当时爷爷景况也不好，他见自己家里整天出来进去的一个大闲人，因此对二叔也就“没好气儿”了。

偏巧我爸和二叔之间，从很早感情就不好。据我爸我妈五六十年代的解释，“你二叔从年轻时就不求进步，我们1938年在武汉入党，随即通过董必武介绍你舅舅和你二叔去延安。结果你舅舅从苏州去了延安，你二叔反而去了国民党的军校……”由于我爸我妈几十年来从不跟二叔来往，我也一直没能见到二叔一家。后来，已经是很晚很晚的事了——连三叔都已经退休，三叔在上海找到二叔，老哥儿俩一起谈到当年往事，三叔讲我爸的晚景凄凉，卧病时间已经很长，表示希望二叔能主动给我爸写一封信……不料二叔却说，“大哥从来就不近人情。我当年去军校，不就是贪图那里的待遇？可后来在北平赋闲，大哥一个走红记者，也从不说替我介绍个工作……”

这倒也是。

三叔后来私下谈起我爸，却说“其实你爸挺有人情的。他对你二叔是有点苛刻。你想啊，你爸你妈刚入党，都想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介绍到延安，于是一边介绍一个。结果你舅舅从苏州去了，你二叔不但没去，反而去了国民党那边，这也太不给你爸脸面了！你爸虽然对他苛刻，对我却很好。解放战争时，爷爷经济上不行，不可能供我念大学。我正犹豫着，是你爸鼓励我一定要学好知识，还说“知识就是力量”——就凭这句话，足见你爸有人情；但也凭这句话，又显得你爸不像是个纯粹的共产党。以后，我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四年中都是你爸供我读的书……”

很有趣，我奶奶生了三男两女，三男结果走了三条道路：老大、老二是一文一武，一共一国；老三最后走了中间路线，他是唯一真正靠知识吃饭的知识分子。

昔日社会是个大舞台，当一种政治力量“升帐”时，两边得有保驾的文臣武将，也不妨有少量的居中力量（一般由丑行扮演）。我爷爷当年有些自豪，老大老二分别在共产党和国民党

的帐下听用,无论将来哪边掌权,也亏不了自己。然而,在改朝换代之后,文臣武将照例大换班,我爸没能挤上去,反倒趴了下来——这则是爷爷全然没料到的。作为我三叔——那种不紧不慢的居中力量,却在改朝换代之后得到“照单接收”的命运,这连他自己没有想到。

